

BEI YUE WEN YI CHU BAN SHE BEI YUE

● 孙建成 著

天杀



天 杀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

(晋)新登字2号

天 杀

孙建成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7.25 字数: 140千字

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 000册

*

ISBN 7—5378—1047—8

I·1025 定价: 5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小说以文化革命时期为背景，以一个大学生来到小城的种种奇怪遭遇为线索，生动地刻划了在那个畸形岁月里发生的一连串荒诞故事。

在一座边远的小城里，有一座神秘的小楼，楼里住着有权有势、主宰小城命运的军区司令王造。王造为与漂亮的女秘书陈霓虹同居，竟谋杀了自己的结发妻子；他将造反派头儿李树林招为女婿，自以为可以巩固权势。然而，一个羊信寄来的一封又一封神秘来信使他惶惶不可终日，他于是派女婿去暗杀了这位羊信……后来，女婿被一场奇怪的大火烧得面目全非，王造本人也不明不白地死去……小说描绘了癫狂时代的扭曲的人性、生存环境挤压下的变形的男人、女人，显示了作者深入的理性思考与艺术的创新追求。

小说故事曲折，人物各具个性，语言颇有张力，是近年来一部不可多得的震撼人心的小说新作。

目 录

第一部	(1)
第二部	(81)
第三部	(145)

附录一:

重建记忆

——《天杀》解读	乔向东 (207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附录二:

生存环境挤兑下的变形体

——长篇小说《天杀》漫评	杨品 (216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第 一 部

马勤来到小城的时候，正是夏季。

火车在浓荫如染的树林间穿行。树木整齐划一，成方成队，从远处荡来，越来越快，带着清凉呼啸声随后向车后滑去，悄然无声，似天际掠过的霞光。河流在车厢两边时隐时显，顽皮得象孩童嬉耍，河水时而湍急，水势白沫翻滚，危石耸之其中；时而又抱一处水湾，水面如镜，深黑色，靠岸处浮藻堆砌。马勤头一次见到这般深邃、广漠和幽妙的自然景观，一颗心时而揪紧时而摇荡。铁轨已年久失修，车速缓慢，车厢在直溜平缓的地段，也无规则地摆动。那永无休止的车轮声，使马勤的大脑感到疲倦。他茫然地注目远眺，山体起伏绵延不断在车窗外旋转，缓慢如同梦境。

“去小城？”邻座问。

“去小城。”马勤心不在焉答道。

“在小城工作？”

“……”

邻座抬头，看见行李架上的搪瓷脸盆、铁壳暖瓶和崭新的被褥面子，这些都与周围堆放的麻袋包树丫子背夹败絮破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邻座似乎窥见了什么，不合时宜地叹了口气，象同情，象惋惜。莫名其妙的叹息，伴着车窗外愈见深重苍黑的暮色，伴着越来越嘈杂的车轮滚动声，包围了年轻的初谙人世的马勤。马勤的内心涌动起同样莫名其妙的茫然和惆怅。

由于误点，火车到达小城已是午夜时分。马勤在刹车的撞击声中猛地惊醒。窗外一抹漆黑。小城是这条铁道线的终点站。马勤随着零落的人群，懵里懵懂地下车。在踏出车门的最后一刻，他回头望了一眼，空无一人的车厢给他留下的印象，犹如一条被炮火打得千疮百孔的长廊。他的脚下车时踩在了高低不平的碎石上，没有站稳，身子一个趔趄摔到了地上，行李里的金属器皿在沉重的夜色中，咣啷啷响成一片。

待他收拾行李站起身来，周围已了无一人。马勤在空旷的夜色中茫然伫立。此时，小城沉寂无声。在四周绵亘起伏的山体包围下，小城黢黑一片，犹如被微蒙的天光笼罩着的不测深浅的巨大锅底。令马勤感到吃惊的是，就在铁道的另一边，与漆黑无底的小城形成鲜明对照的，有一节灯光通明的火车车厢，兀立在杂草丛生的铁道岔线上。车厢里杯觥交错，喧声高扬，似乎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。女人尖利的笑声划破夜空，飘散四面八方。马勤精神一振，走下站台，朝那节废弃的透出人气的车厢走去。就在这时，车厢那边传来

沉闷的枪声，随即一道黄色的信号弹在空中划过，缓缓下坠。又是一枪。一道蓝色。一道红色……

马勤呆立。四野阴寒逼人，他浑身一阵无法抑制的颤栗。小城一片静默。

二

小城堆砌着无数木柈子墙，参差鳞比蜿蜒数里。大多数木柈子有些年头了，日晒雨淋风吹，早已发黑龟裂，平齐的截头绽开硕大的黑木耳，在湿润的晨风中膨胀摇摆。用木柈子垒成的屋子，排成长溜，沿缓慢的坡势，阶梯似的展开。屋顶黑鸦鸦的，或茅盖或毡披，偶尔也有瓦顶。檐沟里通常长着刚硬的蒿草，在风中铮然有声。小城是地市建制，在城里唯一的一条大街两边立着一些砖房和小楼，陌生人以及外地来的司事人员，可以沿着街循数招牌找到小城所有的机关单位。

在报到以后的第一个星期天，马勤顺着大街向西走去。大约半个小时以后，那些陈旧破残的柈子房消失了，眼前突然豁亮。展目望去，满坡青翠，松树槐树柞树桦树，幽深浓绿，黑森林透出层层凉意。坡坎丘壑间，山石在腐枝败叶下凸露。石的表面渗出湿漉漉的水，在凹处洼处聚成细细的水流，溶入地下。山沟里，野花一簇一簇盛开，远看斑斓似癣，走近，俯下身去，却是满目灿烂明丽如锦。即使是那些纯白的锻树花，也一丛一丛地在幽幽燃烧。马勤平生以来头

一遭看到这些白色的蓝色的紫色的黑色的火焰。他的身心在渐渐地融化，变成一只自由自在的粉蝶。世界纯如一派天光艳似满天彩霞。

在山野新鲜得刺鼻的空气里，马勤浑身的毛孔猛地炸开，小城留给他的那种沉闷单调的气氛一扫而光。他顺着开满鲜花的山沟走去，全然不顾榛丛扯拉着裤腿，草上的露水沾湿了鞋袜。天空蓝得发紫，阳光在他的身后抚慰。他俯身在清澈的溪水里狂饮，冰凉的山水顺流直下，在肠胃深处激起阵阵轰响。他躺在林间草地上，随着幽雅的莺啼鸟鸣，思绪飘渺。他的内心一遍又一遍自问：

这就是我所臆想的乐土？

这就是我终身的寄托？

这就是我无可奈何的人生？

这就是我的事业我的将来？

问话在喧松肥沃的黑土下消失，四周静寂，万物无动于衷，天依旧蓝得发紫，草依旧绿得耀眼，花闪闪烁烁如儿童顽皮的目光，全然不晓人世的艰难。

那天，马勤掬着一大捧缀满鲜花的枝条返回小城。他身着的蓝布罩衫和黑色长裤上泥水斑驳，头发上网着草屑和尘土。那些鲜花枝条沉沉地搁在他的肩头，花朵随他的脚步起伏颠落，零星地飘向地面，连成一线蜿蜒。正是日暮归晚时光，从贮木场里三三两两走出神色疲乏的工人，女人们挽着土篮子从自家的小菜园里直起腰来，老人在小巷里呼唤自家的顽童。小城这时候显得喧闹、拥挤和杂乱。随着马勤在街上出现，无数双眼睛露出惊讶不解的目光，仿佛小城来了怪

物。当地还没有一个人，确切地说一个成年的男人，掂着一捧各色鲜花旁若无人地招摇过市。

在这些惊讶不解的目光里包括一队同样是旁若无人的人马。他们正从地委大楼里出来，朝火车站走去。这些人不久以前也曾令小城的居民迷惑不解。他们随意抓人打人动辄斗人批人，还把写满大字的纸封了人家的门窗，用各种纸张衣服橱柜燃起经夜不熄的大火。在做这一切的时候，他们就象眼下在大街上走得兴致勃勃的马勤一样，完全不顾及周围闪烁迷乱的目光，一味的不动声色地干着。久之在小城形成了一种规矩或者说习惯：他们所做的一切，反常是正常的，正常的却是反常。这么一来，见怪不怪，小城看待这些人的目光日渐一日地淡漠下去，变得不屑一顾起来。

马勤和这队人马在火车站前的空地上相遇。不知怎的，双方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。那些人成扇面散在马勤的必经之路上，他们向来视小城为己物，走在大街上，就好象在自家园中散步。在这般旁若无人的潮流面前，小城的人往往向两边避让，小心翼翼地走在一旁。当马勤看清眼前的形势，已经无法避让了，只得原地站下，用一种茫然无知的目光注视着那些人。他掂着鲜花，脑袋艰难地左右挪动询问四方的神态显得滑稽可笑。远处零乱响起了笑声，那笑声使他更加手足无措。他看到了对面的那些人傲慢的目光中也掺杂着无所适从。他不明白一件很简单的事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煞有介事的严重。他的对面，路的当中站着一个年轻人，潇洒的举止和利落的穿着，加上顾盼自若的神情。马勤猜想这是他们的头儿——许多天后，马勤从别人嘴里证实了自己的猜想，为自己居然敢于跟头儿对讫而感到莫名的自豪。他注视

头儿，心里不由暗暗一惊：好象在哪儿见到过他？他一时无从记忆，但确信这种感觉不是无端而发的。他的发呆被一阵放肆的哄笑惊醒。

那个被认作头儿的年轻人，今天心情很好。他刚刚在一次会议上，在一个单独的会晤中，从一个权势炙手的人物口中得到了某种承诺，从而预示了他在小城中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，由此他将进入另一个阶层中去，而不是目前这种草莽英雄貌似强盛骨子里充满卑微的处境。他和他的随从一路上打闹喧哗，看着路上的行人远而避之，心里充满了睥睨一切的得意。小城新近出现的一个人物，捐着一捧鲜花，径自冲他走来，头儿感到的是可笑和惊异，这种情景勾起了他内心一掠而过的某种悠远的记忆。要在往日，面对敢于和他对讦的人，他会毫不留情地走过去，用肩膀把对方撞到一边，在摧毁了一个人的尊严以后，扬长而去。如果由此而引发一番争执，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，那一天他会过得刺激而富有趣味，他会再一次在小城人的面前证明，他是这片土地上的强者。今天他的心情很好。他走上前去，从马勤肩后的花束中抽出一枝紫色的蝴蝶花，在唇边划了一下，一扬手，扔在地上，走下一步，大头皮鞋后跟在花朵上用力一碾。花瓣印在了泥面上，如同一小滩发黑的血迹，那血迹一直要到雨季来临以后才会被雨水冲刷干净。

马勤愤怒地瞪大了眼睛，想与之争论，可是肩上沉重的花束限制了他的行动。待他艰难地转过身子，头儿已经远去，只留下远远近近惊诧闪烁的目光。他的心随着紫色花瓣的碾碎而变得空旷荒漠，一片黑影掠过，眼前暗淡无光。

小城看马勤觉得新鲜，那震动就象一只小虫侵入内衣，在光滑的或粗糙的胸脯上爬搔，痒痒的刺刺的，有那么一点不舒服那么一点刺激。待马勤从大街上消失以后，这种感觉便也褪去了，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，偶尔忆起也恍若在很久远的过去。只有一个人，一个名叫姚时梦的年青女子，那虫子一直刺破她的肌肤，钻进了她的心里，使她蓦然感到头晕目眩，使她手足麻木茫然若失，使她食不甘甜睡不安宁。

当时，姚时梦正站在小城电影院门前的大台阶上。透过木板台阶的缝隙，可以看到下面淌着一沟污黑的脏水。她刚刚看完电影《沙家浜》。这是第七遍观看了，每看一遍，她内心的怅茫便越加的深重。这种情绪是由电影里的郭建光触发的，她深知那潇洒英武的男人远在数千里以外的江南，憧憬迷恋显得毫无道理，然而又深陷其中难以自拔。走出电影院，面对夕阳笼罩下的小城，她百无聊赖。这时她看到了被夕阳拥抱的浑身缀满鲜花的马勤。马勤的脸看上去象上了釉彩似的丰满光亮鲜润沉静。她那年青的略呈疲惫的脸上立时涌起了红云，那颗被钝犁划开的心田在骤然来临的暴雨下湿润如油。她不知不觉移动脚步，跟上了马勤……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姚时梦站在地区医院的阳台上，眺望山坡上文化馆的那一排低矮的平房，眼前不时闪过马勤的脸容和那些色彩缤纷的鲜花。她沉入遐思，以致忘记了身后病房里，有人正等着她去打针。那些病员已遵照她的吩咐，把裤子褪到了腿部，掀起被子露出臀部，作好了临战的准备。他们大多是些林区的工人，在寂寞艰苦的老林子里来到喧闹的小城治病。他们并不了解眼前这个年青鲜嫩的女护士的内心，一如往常地向她倾注男人的热情：趁她走过身边的时

在她的臀部轻轻地摸一下；在她俯身铺床的时候，把药片扔进她若隐若现的前胸；在换药或打针的时候，装出疼痛难忍的样子，抓住她的手用力再用力……这是小城医院司空见惯的事情。象女王一样被人宠着的姚时梦，对此装模作样一阵惊叫，在一片哄笑中，内心却很是受用。然而，自从遇上了马勤，她再也不能忍受此类的恶作剧，她板下了面孔，使那些病人感到了莫名的尴尬。她觉得再也不能等待了。

在一个有星无月的夜晚，姚时梦走进了地区文化馆的宿舍大院。在一盏昏黄的灯泡下，马勤惊讶地抬起头。

他在劫难逃。

三

马勤是大学毕业分配到小城来的。那一年学校分配搞的是“满天星”——抓起来随手一撒就算完事了。马勤还算幸运，小城没有出省。从地图上看小城跟省城老家的直线距离还不到五百公里，火车就开一个晚上的时间。逍遥闲散了近两年，有这么一个去处，马勤觉得还过得去。小城的七月，气候不冷不热。白天穿衬衫，到了晚上，外面还得罩上一件单布衫——通常是卡其中山装，也有人穿绿色的军便服。夜里睡觉，还要盖一条薄被子。这些都跟省城差不多。这多多少少给了马勤——这个远离家人内心深感孤寂落寞、对陌生环境还稍稍有点戒惧的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些许慰藉。马勤打算静下心来，做点正经事情。

“你就是新来的大学生？”馆长问。报到那天马勤在馆长家里找到了他。馆长四十来岁，原是剧团里扛道具布景的。此时馆长正光着膀子在院子中间劈样子，他递过斧子，指指立在地上的一块松木样子，“你试试！”

马勤不解地接过斧子，斧把细腻光滑的质感使他手心不由地握紧，与轻韧瘦长的斧把相比，斧头稍显沉重。马勤看着馆长。“试试看，好劈得很！”馆长披上外衣，两手抱在胸前。那件外衣的领口上有两块红漆涂过又洗去的痕迹，很明显是一件戏装。马勤突然想起，这也许是一种考试，考劳动态度，他曾经在一些文章中见过。于是他运气抡斧。松木样子的确好劈，他又是干过这种活的。斧刃刚一咬上木头，样子就哗的一分为二，好象是自己裂开的。马勤回头看馆长。馆长仍不动声色地瞧着他。他只好再劈，直到把剩下的那几块木样都劈成引火的细柴条。

馆长伸伸懒腰，说：“家里的事就这么烦人，你们省城不烧木样子吧？”“烧煤，木样子引火。”马勤回答。“那多轻快，妈的，小地方就是落后。”馆长说着，想起了马勤的来意，搔搔头皮，“你看看，上面把你分给我们，说实话，现在象我们这种单位哪有什么正经事可做。象你们这样正规大学毕业的，我们馆里还没有呢，噢，前几年来过一个，后来又不明不白地失踪了，幸亏是一个戴过右派帽子的，责任也不在我们。所以说，按理该让你挑挑重担。学中文的嘛，到剧团里干个编剧不成问题。不过，剧团停了。这样吧，管文史档案的老奇最近借出去了，你去文史档案室上班吧……”

“喂，你又在闲唠了，”屋里传出女人的声音，“样子劈完了吗？”

“完了，完了。”馆长冲屋里哈哈腰，“这不早干完了，你来瞧瞧。”

马勤第二天就去了文史档案室。文史档案实际上是无法管理了，随便什么人，凭着手臂上的红布条就可以进来翻检，随翻随扔，好象在废品回收站里。开始的时候，原来的那个管理员老奇在那些人走后，还把这些散落在地上桌上脱页缺册卷边的文字材料囫圇地包裹一下。时间一长，他连这份耐心也没有了，任它们到处乱散择地而居。后来，老奇被外界乱烘烘的景象所诱惑，也造反去了，一把铁锁做了他的替身守着档案室。当马勤打开房门，宿古的霉味和呛鼻的积尘扑面而来，他憋住呼吸一一推开窗户。整整一个星期，马勤才把办公室整理干净，所有的资料塞进了两壁的柜橱里，中间空地放一张大写字台和两把椅子，一只敞口玻璃瓶贮满清水塞一把野花。

没有人来吩咐他做什么怎么做，也没有考勤和检查。文化馆十来个人只有在每月开工资的时候才聚上一回，打打闹闹七扯八拉聊上半天，又作鸟兽散。马勤还是每天到办公室坐坐，翻翻报纸喝一杯茶，打发时光，他没有别的去处宿舍里又暗淡无光。在夏季，太阳相当温和地照耀着丛林山川，天幕常常纯蓝如洗纤毫不染，望一眼令人内心不由地颤动。文化馆建在一面向阳的山坡上，对整个小城作俯瞰之状。在心境好又得空闲的时候，马勤一个人独立窗前，鸟瞰小城。看那些在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。行人的衣着大都是纯黑或青绿。除了拉大木的巨型载重车以外，街上大都是马车。四匹马拉的胶轮大车，把人或货拉进或载出火车站。偶尔也有牛车，便显出雍容大度的风姿，很优雅地招摇过市。

再看到的就是那些瓦顶毡顶草顶间立着的烟突，每日定时地升起白色的烟雾。炊烟在小城上空氤氲，使触目的变得朦胧，生硬的显得温柔，平添了无穷的诗意。那些白色的烟柱直便是一律的笔直，弯便是朝一个方向弯去，极守纪律极讲统一，绝无逾规之举，这令马勤既感动又伤感，内心对冥冥自然充满了敬畏。

在文化馆的左下方是军分区大院，院子里一幢四层楼的主建筑，三四幢独立的小楼，蜿蜒的砖墙圈出一大片空地，杂草丛生。经常有墨绿色的吉普车在空地上转圈掉头，在雨后湿润的土地上碾出重叠杂乱的车辙。吉普车的轰鸣和尖利的刹车声，把马勤的注意力吸引过去。远远望去，车上下来一个五十来岁的军人，穿着整齐，沉着脸蹙紧眉头，步履沉重地向一幢独立小楼走去。老军人停下脚步，抬头朝四处眺望，下巴在微微地抖动，似乎嗅到了什么不同往常的气味。这时候，他的正面脸部清晰地呈现在马勤的眼前。长长的脸上布满斑驳的色素沉淀，犹如年青时代挤压青春痘留下的痕迹，那双眼睛在阳光的刺激下眯成一条缝，眼缝中漏出的目光令马勤吃惊，疲惫茫然而又惊恐不已，仿佛被人围追的小兽，与四周静谧的气氛格格不入。在确信周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以后，老军人才回复原来的样子，走进小楼，一扇黑门隔断了马勤的视线。

随着汽车马达的停息，小楼里常常会有一个女人迎出来。多数的时候，是一个高挑个儿着军装但不戴军帽的女人。她使马勤想起大学时代的音乐老师，他把对他大十来岁的音乐老师的单恋之情深藏心底。年轻的他感情有过许多次

的转移，每一次都在心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那女子沉静地接过老军人脱下的帽子和手中的皮包，用不经意的举动拂去他肩上有若似无的尘土，然后跟在他的身后进了小楼。她做这一切的时候，显得机械慵懒却又十分得体，使远处的马勤掠过一丝醋意。有时候则是一个胖胖的走路屁股左右晃荡的年轻女人，不穿军装举止轻佻。有的时候，两个女人一齐迎了出来，站在门前的台阶上，两人便显得有点尴尬有点拘谨似乎还怀有某种敌意。当然这种时候并不多，通常是一个女人见另一个先迎出了门，便缩回身子，重重地摔上门。老军人似乎对这种现象茫然无视。只有一次，马勤看到他在胖胖的女人的后背轻轻拍了几下，手掌在她的长发上抚过，那女人高兴得抱住了他的手臂使劲摇晃。马勤在远处注视着这一切，内心大为疑惑。他费力地去猜测他和她们之间的关系，结果还是一无所获。除此之外，小楼在大多数时间里是平静的，静得让人怀疑这是一座空楼。

后来，马勤听说了那幢小楼里曾经发生过的一件意外事故：大约一年以前，女主人死于煤气中毒……马勤还听说了这几个人：老军人姓王名造，军分区司令兼地区革委会主任；高挑个儿女军人是他的机要秘书，叫陈霓虹；胖胖的走路扭屁股的女人则是王造的女儿，单名王颖。这些足以澄清了他们之间的关系，然而马勤对小楼的兴趣有增无减。他关注于那两个女人。她们都很年轻，给了他视觉上的娱悦。尽管两人给他的感受是不同的。陈霓虹是典雅的美，王颖是淫荡的美，然而最终都归结到一点：性。二十出头的马勤，正处于性的迷茫时刻，有这样那样的性遐想无可非议，而且他只是遥隔近百米距离在玻璃窗后面无伤大雅地想想而已。